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淮南鴻烈集解

(四)

劉文典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淮南鴻烈集解

(四)

劉文典著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淮南鴻烈集解

卷十三

汜論訓

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爲化大歸於一故曰汜論因以題篇

古者有整而綰領以王天下者矣

古者蓋三皇以前也整頭著兜整帽言未知制冠也綰領皮衣屈而紕

○文典謹按初學記帝王部引整下有如今胡家章襲反褶以爲領也一說整放髮也綰繞頸而已皆無飾

頭字又引注紕作紕胡家作朝褶作攝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予而不奪予而民也○王念孫云不奪無所徵求於

殺故高注云刑措不用今作辱者後人妄改之也殺與生相對奪與予相對若改殺爲辱則非其指矣且

綬與奪爲韻若作辱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已誤作辱張載魏都賦注及舊本北堂書鈔

衣冠部三引此並作殺文子上禮篇同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紕衣繫領而王天下者矣其

義好生而惡殺荀子哀公篇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此皆淮南所本

其服同懷其德也非猶譏呵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無政不虐生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

獸可羈而從也從猶牽也豈必褻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褻衣謂方與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大帶詩

亦冠之名也○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委下有貌字古者民澤處復穴○莊達吉云復穴之復應作覆○文典謹按御覽百七十

也呂氏春秋噴龍謂曰不焚室屋史記周本紀曰營築城郭室屋俗本亦有改爲宮室者天官書曰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則室屋固古人常語且此二句以木屋爲韻下三句以宇雨暑爲韻若作宮室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居處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櫨也宇屋之垂也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安樂伯余之初作衣也黃帝臣也世本曰伯余制縹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訓縹銳索功也縹讀恬然不動之恬○王念孫云高衣裳一曰伯余帝縹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訓縹銳索功也縹讀恬然不動之恬○王念孫云高而縹之也方言縹縹也廣雅同秦晉縹折木謂之縹郭璞音刻人閒篇曰婦人不得刻縹致縹縹也縹縹通索如宵爾索縹之索謂切撚之也高云索功也功即切字之誤顏師古注急就篇曰索謂切撚之令緊者也廣雅曰縹後世爲之機杼勝復以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揜蔽古者刻耜而耕摩蜃而耨利索也縹與切通也耨耨除苗穢也木鉤而樵抱甄而汲爲甄幽州曰瓦○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五十八引甄作餅民也耨耨屬蜃大蛤摩令木鉤而樵抱甄而汲爲甄幽州曰瓦○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五十八引甄作餅民利用之耨耨除苗穢也木鉤而樵抱甄而汲爲甄幽州曰瓦○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五十八引甄作餅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耜耜斧柯而樵桔臯而汲耜讀曰僇椽塊椎也三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窰木方版以爲舟航舟相連爲航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運所有乃爲耨蹻而超千里肩荷負擔之勤也耨蹻耨也勤勞也○王念孫云耨皆當爲耨字從且耨字聲義判然茅一桂不知耨爲耨之誤輒加音祖二字其失甚矣下文蘇秦耨蹻蹻蹻蓋耨亦耨字之誤又案爲耨蹻之爲音于爲反爲耨蹻而超千里肩荷負擔之勤也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爲上不當有乃字此因上文乃爲窰木方版而誤衍也下文云爲驚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上不當有鍛鐵以爲兵刃爲上無乃字是其證肩荷負擔之勤道藏本劉本及而作爲之樛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諸本並同漢魏叢書本於負擔上加荷字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而作爲之樛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代賃僮故爲驚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以兵刃備之故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王念孫云不得爲人害也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王念孫

各以其所知當作人各以其知與智同言各用其智以去害而就利也今本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
上有所字者涉下兩所字而衍文子上禮篇正作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
因也則循隨也故曰不可改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也
按意林引不稱主人下有必稱父母兄弟舜不告而娶非禮也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父頑常欲
六字○陶方琦云此許注然入正文者
後故孟子曰舜不告猶告爾○文典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
謹按意林引不告下有警叟二字
爾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
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已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
女自已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
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不從故制也○莊遠吉云甲寅庚申也甲者陽正寅亦陽正也庚
者陰正申亦陰正也義並詳王逸楚詞注說文解字中又難經曰男立于寅寅為木陽女立于申申為金
陰亦是○文典謹按北堂書鈔八十四引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
注周天下有為一紀三字冠而下有后字
葬于墓也于阼階猶在殷人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記曰殷殯之于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此禮之
主位未忍以賓道遠之
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也有虞氏舜世夏后氏聖周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土曰聖周殷人用槨用柏為
宜以棺周人牆置嬰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故牆設嬰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夏后氏祭於閭
為制也
於室中也殷人祭於陽於堂上日周人祭於日出以朝于日出時祭於庭中夜祭之也二句曰於堂上日平旦
夜祭之也
祭也三句曰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所說皆未得其義此文本禮記祭義篇其文曰郊之祭大報
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閭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閭鄭注曰閭昏時也陽讀為日雨曰暘
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
朝及閭謂終日有事正義曰此郊之祭禮經止明郊祭之禮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然則此文所說本屬

郊祭也。郊祭必爲壇。初非廟祭。有何室中堂上。庭中之分乎。祭於閭者。於中夜時祭也。祭於陽者。於日中時祭也。祭於日出。即是祭以朝。朝者。日出也。因周人尙文。郊祭終日有事。日出而祭。及閭而畢。故曰以朝及閭。淮南引此文。不連及閭二字者。意在明三代之祭不同。若言閭。則疑與夏同。且周人初非有取於閭。直以禮繁。不得不及。閭耳。樞弓篇止言大事。以日出。其無取於閭。明矣。故淮南省此二字也。高氏誤以朝爲庭中。遂并上文。亦以室中堂上。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也。樂舜九韶。韶九成是也。書曰。簫禹大夏。禹樂湯大也。湯樂周武象也。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樂護之所周者也。上句而釋其義也。今作音者。涉上文。中音而誤。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者。父所命養己者也。此大夫之妾。士之妻。爲之女母。禮爲總麻三月。女母當作如母。儀禮喪服云。慈母如母是也。但以禮經攷之。注文必有舛譌。蓋注云。慈母者。父所命養己者也。此喪服之慈母也。其服父卒。則爲之齊衰三年。注又云。此大夫之妾。士之妻。此據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則喪服之乳母。內則又云。大夫之子。有食母。鄭注云。喪服所謂乳母也。案諸侯所使食子者。亦卽食母也。下又云。禮爲之總麻三月。卽據喪服乳母之服也。揆之禮服。慈母乳母。輕重縣殊。不可并爲一談。高氏既根據經記。不宜踳駁至此。竊謂此注當云。慈母者。父所命養己者也。爲之如母。此先舉禮經慈母之正名。正服也。此大夫之妾。士之妻。禮爲之總麻三月。此明魯昭公之慈母。實卽禮經之乳母。非父命養己者。其服不得如母也。今本傳寫錯互。移爲之。如母四字。著此大夫之妾。士之妻。下參錯互。不可通矣。但曾子問。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傳寫錯互。移爲之。如母四字。著此大夫之妾。士之妻。母甚明。故鄭釋之云。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服小功。蓋謂卽喪服小功章所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高義與記文顯迕。又喪服慈母及庶母慈己三者之服。並據大夫以下言之。諸侯則咸不服。而高猶援乳母總麻三月之服。以爲釋。壹若昭公於乳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母。宜服總麻者。亦與禮經不相應。皆不足據耳。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見蓼侯夫人美豔。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夫人之禮。記所由廢也。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

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不為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為

本。要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經常也。上最也。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舊常也。傳曰：舊不必其舊。或作咎也。○文典謹按：意

林引：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入。△謂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也。三代禹湯武也。襲因也。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

俗化。易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俗常也。○文典謹按：意林引未足

作不。足。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以海為宗。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業事也。以治為要也。○文典謹按：意林引殊作異。王道缺而詩作。詩所

道。王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春秋所以絕。不由禮義也。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

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

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云：誦先王之詩書詩字因上文詩春秋而衍。先王

之書泛指六藝而言。非詩書之書也。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兩得字皆因下句得字而衍。高注云：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之本意。則聞下無得字。明矣。文子上義篇：正作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

言。不若得其所言。得其所言。言弗能言也。聖人所以言。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可道也。猶聖人之言。其所以言。得其所言。言弗能言也。雖得之口。不耐以言。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可道也。猶聖人之言。

微妙不可言。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專制。斷也。事無由己。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

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洞洞屬屬。婉順貌也。而將不能恐失之。義不可通。高注曰：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

之至也。疑本文作而將不能勝之。而與如古通用。謂如將不能勝之也。恐失之三字。高氏自解如不能勝

之義。此三字誤入正文。而轉脫去勝之二字。於是文不成義矣。○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二十一引作有所奉持於前。洞洞屬屬。如不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能如將失之。愈說近境。

籍也。政治也。籍或作阼。○王念孫云：籍猶位也。言周公履天子之位也。若圖籍則不可以言履矣。下文據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亦謂屬位於成王也。荀子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位也。今本天子誤作天下。據宋本改。楊倞注：以籍爲圖籍。誤與高注同。聽天下之斷，又曰：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此皆淮南所本。疆國籍曰：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籍卽執位。是籍與位同義也。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尤其明證矣。又下文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乃是也。故曰：造天子之籍，造劉氏之冠。史記高祖紀曰：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故曰：造劉氏之冠。漢書高祖紀：詔曰：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蔡邕獨斷：高祖冠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今本作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者，貌字涉高注，委貌冠而衍。後人又誤以籍爲圖籍，遂於籍上加圖字，以與貌冠相對，而不知貌爲衍文。且圖籍不可平夷狄之亂。夷狄猾夏，誅管蔡之罪。管叔、周公弟也。以言履也。○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二十一引籍作國。平夷狄之亂，平除之也。誅管蔡之罪，管叔、周公弟也。二叔監殷而導紂子祿父爲流言，欲以亂負辰而朝諸侯。負背也。辰，戶牖也。誅賞制斷，無所顧問。決之威動周、周公誅之爲國故也。傳曰：大義滅親也。天地聲懾四海。懾，服也。服，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玉帛之質，執請而後爲復，而後行。每事必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不自矜大其功勞也。可謂能臣矣。故一臣之禮也。請而後爲復，而後行。請復白，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不自矜大其功勞也。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人以其寵位行其其威勢，供嗜欲。○王念孫云：供嗜欲，當作供。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有數急柱，有前却，故調而不更，琴瑟絃以爲治之基耳。非所以爲治，治在其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非耐必中也。中在其人之功。○王念孫云：人字後人所加。高注云：言法制禮義可以爲治之基耳。非所以爲治，則無人字。明矣。文子上義篇：無人字。泰族篇曰：故法者治之具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而非所以爲治也。亦無人字。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

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可也唯仁義不可改耳故萬世不更天下豈有常法哉。隨其時當於世事得於

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龐器堅緻也商樸不為詐也女重貞正

無邪也○洪頤煊云大戴禮王言篇民敦工璞商懋女憧即淮南所本也童與憧通今作重者形聲相似而誤

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鑄銜槩策鍛而

御駟馬也。鑄銜口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口也鍛搗頭箴也駟馬突馬也○莊達吉云殷敬順列

字高注曰鑄銜口中央鐵言鑄銜而不言鑿則無鑿字明矣鑄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繩以治也唐虞

有制令而無刑罰。仁義民無犯法干誅故曰無刑也夏后氏不負言信也殷人誓誓以言語要周人盟而會

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為信也逮至當今之世。謂淮南王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

詢讀夏后之后也○莊達吉云說文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伯成子高蓋今時之人辭官而

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脩戟無刺。槽柔木矛也無擊無鐵刃也刺鋒

孫云莊依漢魏叢書本改柔為矛案矛各本皆作柔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亦作柔說苑說

衝以攻渠檐以守。名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壤之渠壘也一曰甲連弩以射銷車以關連車弩通一絃

著左右為機關發之曰銷車銷讀經綃之綃也○文與謹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

按御覽二百七十一引注連車弩作連弓弩機關作機關古之所以為榮者。伯成子高今之所以為辱也○文

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

文典謹按御覽二百一引立作莅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于兩階然有苗服從之以德化懷來也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

而制彊暴。及舜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

萬物制焉。制猶從也○文典謹按而萬物制焉疑本作而萬民制焉羣書治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

檢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治要引使作以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

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王念孫云劉本耳作聰是也羣書治要引耳作聰文雖小異

耳之爲壞字益明矣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文典謹按羣書治要矣作也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改三代之禮不

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遵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

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

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不耐行但言之而已○陶方琦云羣

行也按二注正異汜論訓乃高注本故治要只引二則便均異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

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智作精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

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不世出作無信驗可日見作切於前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

○王念孫云道字當在而字下道先稱古與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文典謹按聖王弗

聽與上聖王弗行相復羣書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

成○俞越云下言春分而生上言日夜分而生物文義重複且春分秋分皆日夜分也日夜分而生物於

上而分二字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氣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太剛則折

乃故萬之誤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本原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

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睭物可曲可直故先言卷而懷後言引而伸且懷與睭為韻若作伸則

失其韻矣文子上仁故聖人以身體之行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

推則懦懦則不威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刑推則虐虐則無親虐害也喜害

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

不行為黨羣○王引之云大臣將相四字當連讀將相即大臣也其國家之柄專任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

並見唐韻正讀大吏絕句則失其韻矣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難○錢大昕

常之黨他書所未見按田常弑君之年越未滅吳范蠡何由入齊此淮南之誤也○王引之云陳成田常

本作陳成常陳其氏也成其諡也常其字也恆其名也人閒篇正作陳成常呂氏春秋慎勢篇同吳越春

秋夫差內傳作陳成恆韓子外儲說右篇作田成恆田與陳古字通言陳則不言田矣後人又加田字諱

恆故經典或稱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常之母猶曰恆之母若常是字陳乞與諸大夫言不當字其

稱字而曲禮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

生名亦可知也。或子生存而僖子呼之曰常。明常是名非字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太公姓呂。簡公其後也。絕祀陳氏代之也。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

剛毅而好罰子陽鄭君也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

家臣也。國人逐獠狗以亂。舍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爲剛毅。見剛毅者入則

矜爲柔懦。○王念孫云。矜皆當爲務。務矜二字。嫌書往往爲濶。管子小稱篇。務爲不久。韓子難篇。作矜僞。不長。呂氏春秋。勿躬篇。務而性命之情。務誤作矜。言不知道者。中無定見。故見柔懦者。僞則務僞。

爲剛毅見剛毅者凶則務爲柔懦也主術篇曰爲智者務爲巧詐道藏本劉本茅本並同朱本改爲作於非莊本同爲勇者務於鬪爭是其證也又案此文本作見柔懦者侵則務爲剛毅見剛毅者凶則務於柔

儒於下本無爲字於亦爲也爲亦於也務爲剛毅務於剛毅也務於柔懦務爲柔懦也僖二十年穀梁傳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福宮言近於福宮也秦策曰魏爲逢澤之遇朝爲天子言朝於天子也是爲與於同

義郊特牲曰郊之祭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言爲其質。不爲其文也。又曰。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

成於孝子也。如此而後成爲孝子也。晉語曰。祁奚辭於軍尉。言辭爲軍尉也。文六年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言積分而成爲月也。是於與爲亦同義。爲於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

晉語曰。稱爲前世（韋注曰。言見稱譽於前世）義於諸侯。韓詩外傳曰。民不親不愛。而求於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皆以爲於互用。此云見柔懦者侵。則務爲剛毅。見剛毅者凶。則務於柔懦。亦以爲於互用。主術篇。

曰爲智者務爲巧詐爲勇者務於鬪爭卽其明證也又史記孟嘗君傳君不如令樊邑深合於秦西周策於作爲張儀傳韓梁稱爲東藩之臣趙策爲作於蓋爲於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也然則務於柔儒卽

務爲柔懦道藏本於下復有爲字者後人不知爲於之同義故又加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

也。○陳觀樓云：「本無主於中，當作無本主於中，上文云：『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故終身而無所定趨。』」

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鬱湮也轉讀清之則焦而不謳焦悴也謳和也○陳觀樓云

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善謳者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

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

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文典謹按意林引作遇君子則得其平易遇小人則陷溝壑○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何則

目無以接物也接見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囚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喪其西河之地

樓季魏文侯之弟也按史記李斯列傳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鹽鐵論是猶彼夫之欲及樓季也舊注亦引許慎注高作樓翟顧千里曰樓翟乃二人樓爲樓盧翟爲翟強韓非難一云魏兩用樓翟而

亡西河即此所本吳起二字乃衍潛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齊侯春秋之後魯王田常之後代呂氏爲文或許本作樓季吳起亦爲二人

爲臣○梁三日而死見戰國策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呂望太公呂尚也善用兵

甘棠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孫叔敖楚大夫焉賈伯盈子或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

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非猶也兼愛尙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

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夫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

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敘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詞故非之也趨捨人

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

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踵國名其人南行武迹北向空同

州之外八寅戴勝極下之地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之民在西南方凡此八者皆九

也於諸夏之所非八寅之所非而行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施宜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禹顯頊後五

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文典謹按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初學記樂部下白帖六十二御覽五百七十六引並作聽政

○文典謹按為號曰白帖作為銘教寡人以道者擊鼓以調五音故擊之諭寡人以義者擊鐘者斷割故於鐘鐸曰與鬻子令疑是許本

擊告寡人以事者振鐸鐸聲事者非一品故振之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亦急務故擊之○文

有獄訟者搖鞀按初學記樂部下引作有獄訟告寡人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者

也食以勞天下之民讀勞勅之勞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致其忠是為無有其材也秦之時高

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文典謹按遠為馳道御

覽八十六引作造馳道數千里又三發適戍入芻稟戍守長城也入芻稟之稅以供國用也○文典謹按

百二十七引注秦皇帝作秦始皇適戍御覽八十六引作邊戍三百二十七引作謫戍

頭會箕賦輸於少府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司農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水出北狄道漢陽

縣之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

揚州鎮山周禮職方氏及呂氏春秋有始覽並云東南曰揚州則會稽於方位自得為東莊子外物篇云

躡乎會稽投竿東海明今浙東之海亦為東海不必別求之遼西及太山下也楚辭九思傷時云超五嶺

兮嵯峨觀浮石兮崔嵬王注云東海有浮石之山然南至豫章桂林按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文典謹

則浮石在五嶺之東準之地望其不在遼西明矣南至豫章桂林按豫章御覽八十六引作象郡三百二十七引與今本同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文典謹按御覽八十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也○文典謹按高氏漢人不當言劉季劉季二字後人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伐無道所加也御覽三百二十七引注無此二字

以求百姓之命。當此之時，天下雄傑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千人為僞，百人為豪，萬人為英。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

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讀仍代之代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

以為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勝暴亂也。○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二十七引已作以，已以古通用。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

業。武王誅無道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祖手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曰委貌冠。○莊達吉云：錢別駕云：竹皮冠應劭以為即鵠尾冠，以始生竹皮為之。即劉氏冠也。

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

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干戚，戚斧也。春夏舞者所執。○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二十七引載作載，大路作秦輅。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疑怪也。一世之

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

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區隅，言狹小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

而視，不觀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故曰：無所不通，有也。字。○文典謹按：意林引：通下有也字。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

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俞樾云：德當為得，字之誤也。文子上仁篇：正作得，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與下句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正同一律。高注曰：理，道也。然則道理一也。得則存，塞則亡矣。高注此句曰：道

德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蓋以道德本屬恆言，故加德字以足句。非正文本作道德也。下文曰：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正與此文相應。疑此塞字亦即失字之誤。故高氏無注矣。

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道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莊達吉云：御覽引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

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

下。孟子曰：以德行仁。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

有凹形也。

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必死亡，故曰有亡形也。」

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

也徵成

德有盛衰。風先萌焉。

風氣也。萌見也。有盛德者。謂文王也。

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者謂桀紂也。太史令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

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是湯武也。

有凶形者。雖成必敗。是桀紂也。

夫夏之將入

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

之湯
也滅

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耆年而紂乃囚

之武
終王
古滿

賢向
人藝
名二

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

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尅之。

今謂彊者

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

孫○
云王
無念

不霸王無不破亡兩不字皆後人所加此言千乘小而萬乘大若彊者必勝富者必利則是千乘之君必無霸王者萬乘之國必無破亡者矣而不知國之興亡在得道與失道不在大與小也故下文曰存在得

破亡之不在爲後人所加是也然上無不霸王之不曉文義而妄加兩不字其失甚矣○文典謹按王謂無不

乘之國之不敗。下不字。乃涉上不字。而衍證書治要引此文。有上不字。無下不字。是其證耳。

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

知亦愚也

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

襄子無恤也智伯智瑤三晉智氏兼有范中行氏智伯帥韓魏之君圍趙襄子于晉陽趙襄子使張孟談與韓魏通謀韓

以爲歛器。故曰。以三晉之地。擒也。魏反。而擊之。大破智伯之軍。獲其首。

潛王以大齊亡

所爲

田單以即墨有功

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
卽墨未下田單以市吏

師破之故曰民以擊燕故國之亡也雖

大不足恃

大猶是亡

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也

王得

天下之君雖小爲善而

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

惡無道
傷之君
弗以革

積必亡。小故曰

詩云乃眷西顧惟此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

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于岐周在西天乃眷顧西土此唯居周言我宅也故曰去殷而

遷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